

第十一回 惡姻緣群牛喘月 巧會合眾犬留花

詩云：誰家門巷舊垂楊，繫馬棲鴉覆短牆；不是關心休折取，絲絲葉葉盡離腸。

趙雲客既脫網羅，朝夕孜孜？L？L，攻習文章，指望一舉成名，報恩雪恥。這也是天緣大數，未可輕易表白。想起一段流離，無非為美人情重，弄出這般困厄。正是：不因漁父引，怎得見波濤。

雖然如此，但要郎情女意，兩邊認得真，縱使相隔天淵，也有乘槎會面之日。若是女子有情，那郎君只算得順丰采花的意思，丟了那個，又想別個。緣分順湊的還好，倘然有些隔礙，便要放下愁腸。李十郎之負心，黃衫俠客也看他不過。若是男子有心，那女人只有做癡漢等婆娘的模樣，可以嫁得，就隨了他。若還掣肘，不如隨風順舵。

章台柳之攀折，縱有許俊，何補於失身？所以生死交情，其實難得。

白云客陷身荒驛，那廣陵城裡四個美人，私下做的事，向來瞞神欺鬼，並不曾在人面前，說半句「我要跟趙雲客」的話。又是名人要顧體面。名人自有父兄，雖則青？F偷情，說盡山盟海誓，也只是兩人的私語。就如做戲的，兩邊擔扯一番，便要當真起來。說又說不出，行又行不得。被那嚴父嚴兄，尋一人家，叫一肩花花轎，推擁別家去，做個鶯鶯嫁鄭恒故事，任你表兄人才絕世，也只好為郎憔悴，卻羞郎而已，為之奈何？不知真正情種，全不把這段話文騙得他的身子動一動。玉環寄書之後，終日叫孫蕙娘歸家，打聽回音。

一日，愛泉與兒子忽地歸來，正值蕙娘在家。心上天悲又喜，喜得那趙郎的信息，有了幾分；悲得那趙郎的肉身，何時見面？連忙喚母親：「爹爹與哥哥回來了，快備晚飯。」

愛泉與兒子進了酒店，卸下行裝，先要吃些熱酒。蕙娘便把熱酒與他吃了。

老媽問道：「那趙大官可曾解到？」

孫虎道：「解到了，正在驛中，少了盤纏，虧得父親到來，才不曾吃得苦。」

蕙娘問道：「他家的書信，曾付與他？你們回來，那姓趙的可也苦切麼？」

愛泉道：「那趙大官始初見了家信，有些傷心的情狀，及至看了書，又收了銀子衣服，倒歡天喜地。說道，他見的驛官，甚好說話。既有了這項銀子使用，即日也要尋個脫身之路。他說不久歸家，還要親自來謝我。不知他心上，可是誠實的話。」

蕙娘聽這一番信，又把愁腸略放下幾分了。當夜睡過。

次日清早，收拾停當，仍到王家府中去。玉環掛憶趙郎，如癡似醉，淚痕在竹，愁緒縈絲。一見蕙娘，便想攜手，私下問道：「你兩日在家，何故不來？那寄書的曾有消息否？」

蕙娘把父親昨夜歸來的言語說完，又道：「幸喜他身子不曾受累。若能夠今年就得脫身，我們的事便可穩當。」

小姐新愁舊恨迸在心頭，縱使雲客即立面前，還訴不盡百般情緒。何況口傳虛信，怎解得他萬種思量？只有吳絳英的心，正像趙雲客往那裡去了，立刻就回來的一般，也不十分牽掛。但要經營後日，先嫁趙郎，恐怕他兩個先占了滋味，故此心忙意亂，專待雲客到家，全不閒思浪想。聞知蕙娘好話，信以為實，說道：「只要趙郎不死，這段親事，那怕走在天外去，遲幾日，也不妨。」

那絳英便是這樣。誰想他的哥哥在家，提起此事，深為愧恨。思想吾的妹子前日醜事，已經使我無顏，萬一再撞一個冤家，叫我如何擺脫？不如及早尋下一頭親事，完這孽債。成禮之夕，就要新人結親。

絳英私想道：「我與趙郎情深似海，況且已經著身一夜，不比玉環空來空往。做女子的既是以身許人，便如士卒隨了將官，任他死活存亡，一惟聽命，安有更改地方再跳營頭之理？若今生不能嫁趙郎，惟有一死，圖個夢中相會，這也是姻緣簿上，有這一段遇而復失之事。」

正是：

欲知別後相思意，盡在今生夢想中。

絳英想到此處，不覺柔腸千結，進退無門，只得從暗裡大哭一常挨過幾日，媒婆來說，吉期已到。日間行禮，夜間結親。花轎出門，一境到岳廟前大宅裡結親的。

到了正日，小牛打扮新奇，只道紅鸞照命，絳英心腸慘裂，有如白虎纏身。

默在房中，思量一計道：「料想此番，不能脫空。我若懸樑高掛，倘被他們知覺，救得轉來，終是不妥。不如乘他忙亂之時，做個金蟬脫殼之計。」

外面歡歡喜喜，只像要出去的模樣。到了黃昏時分，先打發梅香往王家，謝別夫人小姐。外邊行禮盤盒，陳列紛紛。鼓樂喧天，牽羊擔酒。吳家大小眾人，各各忙亂，擁擠前門。又要收盤盒；又要討賞封；又要備酒席，只存兩個婆子，相伴小姐。

絳英急要脫身，騙那裡人家不當穩便，除非鄉間還好。就央幾個媒婆與妹子說親，又吩咐道：「城裡的人一味虛文，全無著實。倒是各鄉財主，有些信行，可以做親眷。」

媒婆承命，往鄉間說親，那各鄉盡曉得吳大是個名士，俱要攀他。只見不多時，媒婆便話一家，來對吳大道：「有一家財主，住在大儀鄉，姓牛，家裡雞鴨五六百，母豬一二十，米麥幾千斛。他還有一所大房子在岳廟前，只是有句話。他家官人長大，本年就要成親的。」

吳大道：「這等極好。」

便檢下吉日，先去拜門，即日行禮成親。吳大叫兩個使女，來到王家，候絳英回去，說道：「相公把小姐攀了鄉間牛家。成親日子也檢定了，請小姐回去住幾日，好收拾出門做新人。」

絳英聞知此話，嚇呆了半晌。玉環私在房中，拍絳英肩頭道：「你今去做小牛的妻子了，不與我做同伴，那落花流水之意，如何拋卻？」

蕙娘又在旁邊道：「那於官人不知氣味如何。可不辜負了小姐一片花容。」

兩人如諷如譏，把一個絳英氣得渾身麻木，口裡囁嚅道：「此去也不妨，我自自有主意。但是你們後日見了趙郎，須把我這一段念頭與他說幾句。」

不知他主意何如，辭了王夫人，竟上轎子，向自己家裡去。絳英到家，住了幾日，看看吉日漸近，向兩個婆子道：「我家哥哥嫂嫂，做人極其慳吝。因我沒有父母，凡事草率不成規矩。你們兩個須是乘他忙亂之時，也出去先討些賞封。若待我出了門，一毫也沒有。」

兩個媒婆，聞得這話，火急走出房門，挨身去擠在外面討賞。絳英獨自一身，將包頭兜好，身上換一件青布舊衣，又將束腰一條，緊緊束住，竟向後門急走出去。家人也有撞見的，只是家裡別人要拿甚麼東西，全不揣著。

絳英在暗中，一路前行，信足所至，不想到了安江門，他也不知那裡。幸得城門尚未關鎖，絳英竟自出城。一路前來，漸近廣陵驛，立在官河岸上，想道：「這所在才是我結親之所。更深夜靜，無人知覺，河伯有靈，今夜把我吳絳英的精魂順風兒牽去。」

此時在吳宅廳堂，毛坑鼠洞裡都在尋找，那裡見得絳英小姐？牛家人馬，連忙報知老牛，喚粗使數十人，親到吳家，只道設計哄他財禮，把吳家傢伙打得粉碎。

吳大捶胸跌足恨道：「不但養女是賠錢之貨，如今賠氣賠家私，也還不停當，必定明日少得經官動府，央些親友私下講和，還他茶禮。」

只苦了送親迎娶的閒人，白白凍了一夜，湯水也沒得吃。籠燈火把，人馬輻輳，打得七零八落，豈非笑話？世上財主，喜歡攀有名望人家的，請看這個榜樣，切不可輕信媒婆之口。吳大氣惱，小牛敗興，這段話文不過如此。

且說絳英小姐，走到河邊，將要投河，悲悲咽咽，便尋死路。看官們曉得的，但凡女子的盡頭路，止有投河一著。就像戲文上有個錢玉蓮投江故事，有人來救，後面還有好處。若無人救，也便罷了。這也是私情中的常套，不足為奇。

但是絳英所處之地，又自不同。若是一到河裡，就直了腳，倒是清淨的事。

萬一驚動眾人，撈摸起來，死又不死，送到吳家，這般顏面，反覺不雅。即不然，遇著過往客船，一篙帶起，貪利的把你做個奇貨，說道全虧他救命，要扯住了詐銀子。貪色的，頓起邪心，載到別處去，做些勾當，如何脫白？絳英這一番算計十分倒有九分不妥。

不想孤零一身，將次下水，岸上攢住十數隻惡犬，絳英的布衣，被犬牙咬住，一時倒難脫身。絳英心忙膽怯，彷徨無措。河裡忽撐一隻小小官船，傍到岸邊來。船頭上立著一個老人問道：「甚麼人孤身獨立？」

絳英為犬圍住，進退兩難，被行船水手女一把扯到船上。老人見是一個女子，道是：「你這個女子，獨立河邊，莫非要投河的麼？」

你道問絳英的老人是誰？那是獄官秦程書，任滿起身，載了家小，正要進京，再謀一處小小官職。當夜泊船安江門外，次日早開。船內女兒秦素卿，聽見外邊有女子投河，他是生性豪俠的，飛跑到船頭上來，見了絳英，一把手就扯到船艙裡去，吩咐手下人，不要驚動岸上人。他既要投河，必定其中有個緣故，且把船開了，再泊下些，明日絕早開去。岸上人為犬聲熱鬧，只道官船過往，全不曉得女子投河一節。

素卿見了絳英，說道：「好一位女娘，為何干這拚命的事？」

絳英泣訴道：「奴家也是好人家女兒，自小得知些節義。只因少時喪了父母，兄嫂無情，把奴家自小攀的一家丈夫，欺他貧弱，將他陷害，配驛到京裡，另擇一家財主，欲賣奴家，今夜來娶。奴家不忍改節，故此私自投河。」

素卿俠氣勃發，把桌子一拍道：「有這樣屈事。我正要到京，不管長短，帶你進京尋覓丈夫。一應盤費，在我身上。我且問你，丈夫姓甚名誰？」

絳英道：「奴家丈夫姓趙，字雲客。」

素卿耳邊忽提起「趙雲客」三字，想道：「這也奇怪。我在衙裡相逢的那趙雲客，他被人陷害，問罪進京。我相遇時，他全然不說有妻子。怎麼這個女子說起，又有個趙雲客？且在路上細細盤問。若果然是他，倒好做個幫手。」

看官，你道秦素卿家住湖廣武昌府，那秦程書任滿，自然打發家小回家，自己進京，再圖官職。為甚把家小一齊帶到京裡去？不知他的一家進京，盡是素卿的妙計，專為要尋趙雲客，故此定個主意。

素卿因父親解任，私下算計道：「竟歸武昌，便與趙雲客風馬無涉，今生安有見面之理？難道一番恩愛，丟在空裡不成？」

便與母親商量道：「爹爹進京，大哥正好圖功名之路。聞得要帶二娘同去，叫我們母女兩人歸家。想起來，家裡有甚好親眷？我們一家人，倒分做兩處，這事成不得。不如一同到京，得了官，一同再到那裡去方好。」

素卿的母親聽見這話，對秦程書道：「我一家親丁，只有六日，若要分兩處，決然使不得的。且同到京裡去，再作道理。」

程書素怕奶奶，吩咐一聲，就如令旨，不敢違拗，所以同往京中，正好遇著吳絳英。絳英是個才貌兼全的，不比素卿直性，路上待人接物，極其周到，便是秦程書夫婦，甚如敬重，就看做女兒一般。倒嫌自己的女兒，來得粗辣。你看這兩個美人的心腸，待雲客也算真切。不知趙郎後日，把他如何看待？倘若有一毫薄倖，這兩個主顧不是好惹的。他竟要唱出「恨漫漫，天無際」的曲子來了。

看官們放心，那雲客是斯文人，這樣負心事弗做個。

附言：

餘刻此畫未竟，裡中有狂士，偶於途中質餘。轉視之，不相識也。詢其姓名居止，且考其質餘之故。

其人曰：「姓張。平生慕君才，有著作欲求正。故相問耳。」

終不告以名字，因於腰間出銅印一枚為贈。餘英而受之。翌日，於其居旁有相識者來語餘，言其人少好學，多聰慧，家素饒。為兄所敗，遂得狂疾。曾一見餘此書，心甚契焉。

餘驚謝曰：「是何言與？餘困雞窗有年，今且為絳帳生涯，且夕佞佛，何狂生之見慕若是？」

未月，聞其人以戲水死。嗚呼！餘與張素無交契，特以虐言之故，念餘不置。夫世之面交而心誹者，見富貴則趨之；見貧賤則棄之；見頌德政之俚言，假道學之腐語，則群和之，見風月閒情，則共誹之。豈能如狂生之語，真而情懇也哉？惜未嘗以全書惠狂生，而淹然長逝，餘其有餘憾矣夫！

